

今天是世界愛滋病日。在中國，雲南省今年1-10月新報告的愛滋病病例中，性接觸傳播比例佔到89.5%，較去年同期上升3.4個百分點。老年人和青年學生的感染人數持續增加，局部地區和特定人群疫情嚴重，邊境地區報告外籍愛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逐年增多。其中有一部分人，由於種種原因淪為低檔暗娼，又因性交易染上愛滋病，讓這一特殊的弱勢群體更趨弱勢，她們的病也威脅着他人。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小強
雲南報道

中國 愛 滋病透視

A7 性孽篇

■責任編輯：鄭慧欣
■版面設計：余天麟



■雲南省在一些特殊場所開展愛滋病檢測和防治相關工作(左)，並為暗娼進行身體檢查(上)。
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 供圖

不設防性交易肆虐 愛滋流鶯夾縫偷生

■夜幕下，黃梅(右)站在自己的出租屋前招攬嫖客，當然也有熟客會自己找來。



黃梅(化名)的「生意」是在夜間進行的。每天天剛擦黑，黃梅就必須收拾妥當，站在自己的出租屋前，搔首弄姿招攬嫖客。這樣的「生意」，對於早年因吸毒由工廠退職而又無任何技能的黃梅來說，似乎是最容易上手的。入行6年，她早已輕車熟路，習以為常。如今，年紀漸長、姿色漸衰，黃梅不得不淪為低檔暗娼，做起了站街拉客的營生。

淫賊劫財色 時為三餐愁

做站街女也不容易，黃梅的生活並非夜夜笙歌。來自警方的嚴管和不時遭遇的搶劫，讓生活在「夾縫」中的黃梅擔驚受怕。

黃梅住的地方，是房東家在燒柴用煤那個年代用來堆柴、煤和雜物的簡陋小屋，僅6平方米(約60平方呎)左右，屋裡靠牆放下一張床後就再沒更多空間。

由於地處偏僻，且各色人等出沒，騙色劫財的事時常發生，黃梅就有三次遭遇劫財的經歷。第一次遭遇「嫖客」搶劫，對方竟抽出長逾尺的長刀架在她頸上，「當時我想，今晚可能活不出來了。」至今仍心有餘悸。

而警方的嚴管，也「影響」了黃梅的「生意」。其所在片區是當地低檔暗娼較集中區域，警方自然加強巡邏管控，嚇退了不少嫖客。這還不算，招攬嫖客還需要察言觀色，稍不留意還會把便衣警察當作嫖客招攬……

夾縫中生存的黃梅，做暗娼的收入並不高，一次30元、50元的「生意」，一天也招攬不到幾個嫖客。每月150元的房租、10元的水費和數十元的電費，佔去了其日常開銷的大部分。而每天的伙食費，則只有靠頭天晚上掙，飢一餐飽一餐成為黃梅的生活常態。

無錢看醫生 不敢想明天

黃梅並不清楚知道自己是何時何地感染了

愛滋病的；不過，她認為自己是在與嫖客做「生意」時感染的，因為大多數客人都不願戴安全套。也因為如此，與黃梅一樣感染上愛滋病的暗娼，在其所在的這一片不是一個小數目。

黃梅常常夜間發病，而發病時的痛苦與慘狀實在難以言說，「常常是夜間莫名其妙地發燒，全身發冷卻又不時地淌汗。」每當這時，黃梅都有一種強烈的末日來臨的感覺，「向空中伸出雙手亂抓，像是想抓住什麼，但又什麼都抓不住。」這時的黃梅很無助。一直捱到病情稍稍穩定，才掙扎著起身，慶幸自己又熬過了一天。

感染上愛滋病，黃梅無錢醫治，只好拖一天算一天，用廉價的、具抗菌功效的磺胺藥物維持自己不倒下去。但即便是100粒裝的「磺胺甲噁唑片」，黃梅也湊不齊買一整瓶的8元錢，只好與店家商量，以每粒0.2元的價錢，每次買10粒，服完再想法子。

黃梅面臨的，還有同伴暴斃帶來的恐懼。就在前不久，離黃梅不遠的一名姐妹死在屋裡，還是環衛工發現異味和蛆蟲，循着蛆蟲找到出租房，才知其已暴斃在床。「哪天死都不知道，過一天算一天，哪敢想明天。」

男友愛滋死 從此不談情

都說「婊子無情」，但黃梅其實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，只是因男友花老五染上愛滋死去，把她的情也一同帶走了。

二人同是毒友，花老五對她特別呵護，寧願出去跑運輸掙錢，也不讓黃梅再去賣身。有時偷偷摸摸淘到只夠一人量的一點毒品，也先滿足她，「自己一邊流鼻涕眼淚，還一邊為我注射。」

黃梅始終對花老五的死無法忘懷，自稱愛情已死的黃梅至今不願再談情說愛，曾有一名嫖客看中了她，希望與其結婚過日子。但黃梅心已冷，日子過得再艱難，也沒有鬆口，因為她的心中只有那個給了她太多美好回憶的花老五。

近年雲南性接觸傳播愛滋病比例

(1月至10月)

2012年：82.0%

2013年：86.1%

2014年：89.5%

■資料來源：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

銀髮求性福 安全拋腦後



■雲南省針對老年人感染愛滋病人數持續增加的情況，舉辦多種形式的老年人高危行為綜合干預知識講座。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供圖

壽命不斷延長，生理、心理需求不斷提高，缺乏預防知識、排斥保護措施、拒絕家人知曉，加大了老年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，雲南省愛滋病防治局徐和平局長稱，這也成為目前愛滋病防治面臨的新挑戰。

雲南民間關懷愛滋組織苦草工作室創辦人李曼曾推行過一個「吸毒性工作者與老年嫖客干預」項目，針對120名感染愛滋病的性工作者和60名67歲至86歲的老年嫖客展開調查。調查顯示：迫於社會倫理和社會輿論壓力，秘密解決性需求，成為暗娼常客並不採取預防措施，是老年嫖客的共同特點。

能重振雄風 「死去也值得」

李曼將每月找暗娼一次以上、保持性關係半年以上的嫖客稱為常客。曾有一名70歲的老年嫖客，自稱十多年沒有勃起過，在暗娼性技巧的幫助下成功「重振雄風」，因而重重獎勵了該暗娼，並成為常客。

當暗娼的黃梅便擁有70歲以上的老年常客4人，他們每周都來一至兩次，而且都不願戴套行事，稱戴套就像「穿着襪子洗腳」。談到感染性病、愛滋病等，這些老年嫖客往往不屑一顧：「活了那麼大年紀，染上病死去也值得了。」

男同難啟齒 病毒易傳播

「你查出被感染後，你告訴你以前的同伴了嗎？」

「……(沉默30秒)，沒，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他，其實我都不知道怎麼找到他。」昆明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，男同性戀(簡稱男同)愛滋感染者紫青(化名)應約接受訪問，成熟自信的他談到這個問題時，無助得像個孩子。

這揭露出一個殘酷和不爭的事實：男同群體極不願意或很難將自己感染的事實告訴同伴。愛滋病毒就這樣，不斷在男同群體間傳播。

「對方怎看我 怎面對自己」

紫青是東北人，在中國很多地方生活工作過，他清晰地記得自己的第一個伴侶是個韓國人，後來也交往過不同的朋友。2006年來到雲南才知道有檢測這回事，一查才發現自己「中招」了，紫青說，此前雖然知道自己是高危險人群，但從來沒想過愛滋病會離自己這麼近。當得知檢測結果時，當時他只想自己怎麼樣活下去。

「當時也沒有想怎麼去告訴以前的伴侶，顧慮很多：告訴他，對方怎麼看染病

了的我？對方又怎樣去面對自己？」沉默了一會兒，紫青輕輕地說，其實說實話，要找到以前的伴侶太難了。

紫青現在生活穩定，有一個交往了6年的男朋友，現在他們在發生性行為時都堅持安全措施，所以紫青的男朋友沒有感染，這讓他感到欣慰。紫青現在還是防治愛滋病工作的志願者，而他最近在做的，就是能建立一個「第三方制度」，讓「第三方」來將一個男同感染的事實巧妙地告訴他以前的伴侶，促使以前的伴侶也能去檢測。他說，這也算是對以前自己沒法找到前任伴侶讓他去檢測治療的補償。

為求不分離 伴侶寧染「愛」

男同圈子裡發生過這樣的事，小青(化名)與小成(化名)在一起，小青不幸被查出感染了愛滋病，為了小成的幸福，他提出了分手。可小成不同意，他覺得，小青要和他分開，是因為他們不再平等。為了表達對小青的愛，從此小成堅持和他沒有安全措施的情況下發生關係，後果可想而知。小成在圈裡發信息：「我和他終於平等了，可以永遠在一起了。」

情愛無錯 性須謹慎

有同事到邊境出差，對賓館、酒店擺放免費安全套頗感不解：「這不是支持和鼓勵淫亂嗎？」豈不知，安全的性行為可大大降低感染愛滋病的風險。作為防治愛滋病的措施之一，雲南省在賓館、酒店提供免費安全套，並通過社會組織向暗娼等高危人群免費發放，推廣安全性行為。看似縱容「淫亂」，其實是對特殊人群的人性關懷，其目的指向直接而明確：盡最大可能降低性傳播愛滋病的風險！

從雲南省防治愛滋病局獲取的最新數據顯示，不安全性行為為感染愛滋病毒佔比高達近9成，不安全性行為已成為愛滋病傳播的最主要途徑。觸目驚心的數字背後，反映出部分人群性觀念開放、健康意識淡薄，正確性觀念引導、安全性行為教育與干預迫在眉睫。

由於深刻的社會原因，「一夜情」、「約炮」、賣淫嫖娼、同性性行為等社會現象並不鮮見；孤獨老年人、長年在外的打工仔等群體，也對情、愛與性有着生理和心理的強烈需求。重要的是，情可以有寄托、愛可以合理表達，但性行為必須謹慎！

記者 手記